

插图本

中國古代十大手抄本

第九卷

【春消息】

明 古吳金木散人

【插图本】

中國古代十大子抄本

春消息

明·古吳金木散人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

# 目次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皇山     | 一   |
| 第二回 | 杨柳岸奇逢丽女 玉帛舟巧和新诗       | 二三  |
| 第三回 | 两书生乘戏访娇姿 二姊妹观诗送纨扇     | 四五  |
| 第四回 | 作良媒一股凤头钗 传幽谜半幅花笺纸     | 六六  |
| 第五回 | 憨公子为妹婚寻人立逼 美秀才苦推辞受尽肮脏 | 八七  |
| 第六回 | 缔良盟私越百花轩 改乔妆夜奔巴陵道     | 一〇五 |
| 第七回 | 宽宏相国衣饰赏姬 地理先生店房认子     | 一二四 |
| 第八回 | 泥塑周仓威灵传柬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     | 一四三 |
| 第九回 | 老堪舆惊报状元郎 众乡绅喜建叔清院     | 一六一 |
| 第十回 | 夫共妇百年偕老 弟与兄一榜联登       | 一七八 |



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皇山

词：

香脸初匀，黛眉巧画宫妆浅。风流天付与精神，全在秋波转。早是萦心可惯，那更堪频频顾盼。几回得见，见了还休，争如不见。

烛影摇红，夜来筵散春宵短。当时谁解两情传？对面天涯远。无奈云稀雨断，凭栏干东风泪眼。海棠开后，燕子来时，黄昏庭院。

这一首词，名唤《烛影摇红》，说道世间男女姻缘，却是强求不得的。虽然偶尔相逢，俱由天意，岂在人谋。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，两相瞥见之时，彼此垂盼，未免俱各钟情，非以吟哦自借，即以眉目暗传。既而两情期许，缔结私盟，不知倩了多少蝶使蜂媒，捱了几个黄昏白昼。故常有意想不到的，而反得之邂逅。又或有垂成不就的，而反得之无心。及至联姻二姓，伉俪百年，一段奇

异姻缘，不假人为，实由天意。所以古人两句话说得好：「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」正说「姻缘」二字，大非偶然矣。

如今听说巴陵城中，有一个小小儿童，却不识他姓名。在怀抱时就丧了母，其父因遭地方有变，把他抛撒在城外梅花圃里，竟自弃家远窜。后来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，收在身边，把他待如親子，渐渐长大。到了七岁，此儿天资迥异，识见非凡，晓得自己原有亲身父母，不肯冒姓外氏，遂自指梅为姓，指花为名，乃取名为梅萼。

那圃旁有一座道院，名为梅花观，并适才那所梅花圃，却是巴陵城中一个杜灼翰林所建，思量解组归来，做个林下优游之所。观中有个道士，姓许名淳，号为叔清，尽通文墨，大有道行，原与杜翰林至交。

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，出口成章，大加骇异，时常对管圃

的苍头道：「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，汝当具别眼视之。」苍头因此愈加优待，凡百事务，都依着他的性子。那许叔清每见一面，便相嘉奖，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史。

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，见了书史，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。一夜，徐步西廊，适见月光惨淡，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道：

疏钟隐隐送残霞，烟锁楼台十二家。

宝鼎每时焚柏子，石坛何日种桃花。

松关寂寂无鸡犬，檜树森森集鹤鸦。

月到建章凉似水，蕊珠宫内放光华。

越旬日，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，便过观中与许叔清坐谈半晌，遂起身行至西廊，见壁上所题诗句，顿然称羨。又见后边写着「七岁顽童梅萼题」，愈加惊异，叹赏不已，便问许叔清道：「这梅萼

系是谁氏儿童，而今安在，可令他来一见么？」许叔清道：「杜君，此儿因两岁上不知谁人把他撒在梅花圃里，倒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收养到今。杜君若亟欲一见，待我着人唤来就是。」杜翰林十分喜悦，只因自己无子，便有留心于他了。

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，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，高声称赞道：「好一个小儿！目秀眉清，口方耳大，丰姿俊雅，气度幽闲。将来不在我下，决非尘埃中人也。」便问道：「汝既善于吟咏，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，面试一首何如？」梅萼不敢推却，便恭身站在厅前，遂朗吟一绝云：

不逐群芳斗丽华，凌寒独自雪中夸。

留将一味堪调鼎，先向春前见落花。

杜翰林听罢，心中惊异，便对许叔清道：「我看此几年纪虽小，志气不凡，天生如此捷才，真是世间一神童也。」许叔清见他



满心欢喜，便欲把梅萼引进，遂说道：「今日若非杜君对面，此儿岂肯轻易一吟。若只吟一首，恐不足以尽其才思，必当再吟，何如？」梅萼道：「公相是天朝贵客，小童乳臭未干，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。」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：「不必过谦，仍以原题再咏。」梅萼再不敢辞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又口占一绝云：

玉奴素性爱清奇，一片冰心谨自持。

唯恐蝶蜂交乱谑，肯将铅粉剩残枝。

杜翰林拍掌大笑道：「许道长，此儿不可藐觑。开口成诗，一字不容笔削。即李、杜诸君，无出其右。岂非天才也耶？」许叔清道：「杜君所言极是。只因淹滞泥途，恐燕山剑老，沧海珠沉，那得个出头日子。」杜翰林暗想道：「我想此儿有此大才，异日必当大用，今我又无子嗣，他既无父母，便着他到我府中，延师教诲，长大成人，倘得书香一脉，也好接我蝉联，真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

眼。』便对梅萼道：『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，你意下如何？』梅萼道：『梅萼一介顽童，无知小蠢，得蒙公相垂怜，诚恐福薄，不足副厚望。』

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圃的苍头来分付：『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，白米五石，白银五两，以酬数年抚养之劳。』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，心里实难割舍，只得眼泪汪汪，相看流涕，叩谢而去。

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，遂与夫人商议。那夫人原是识相的，一见梅萼，便大喜道：『此儿相貌非凡，他日当大过人者。吾家喜得有子矣。』遂劝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，纳为己子。即便浑身罗绮，呼奴使婢，一旦富贵，非复昔日之梅萼矣。随又延师讲读，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，在杜翰林府中，整整读了三年，十岁时，果然垂髻入伴。杜夫人满心欢喜，爱如珍宝，胜似亲生。一日，与杜翰林商量，就要替他求亲。杜翰林止住道：『夫人，吾家止他一子，

小小游庠，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。依我意思，只教他潜心经史，万一早登甲第，求亲未迟。」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有理，不敢执拗，只得依从。

又过了几年，忽一日，来到梅花圃中看梅，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。俱回说，两年前已身故了。杜尊听罢，暗自掩泪道：「我想，自襁褓时失了父母，若非此人收留在身，抚养几载，何能得到今日。古人云，为人不可忘本。」便又问道：「那苍头的棺木，如今却埋在那里？」那人回答道：「就过圃后三里高土堆中。」杜尊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，酒一尊，香烛纸马，随即走到高土堆前，殷勤祭奠，以报数年抚养之恩。

祭奠已毕，只见一个道童，向圃后远远走来，道：「杜相公，我们梅花观许师父相请。」杜尊问道：「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？」道童道：「恰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。」杜尊道：

「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，我与他间别多年，未能一会，正欲即来奉拜。」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观里。

许叔清连忙迎迓道：「杜公子，一别数年，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。犹幸今日得赐光临，何胜欣跃。万望再赐留题，庶使老朽茅塞一开，真足大快三生也。」杜尊笑道：「向年造次落梅之咏，提起令人羞涩，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乱道？」许叔清道：「杜公子说那里话，昔年所咏落梅，今日重来相对，如见故人，正宜题咏。我当薄治小酌，盘桓片时，万勿责人轻衰。」即便分付道童，整治酒肴，两人尽兴畅饮，欲为竟日之欢。

饮至半酣，杜尊道：「老师，今岁观中梅花，比往年开得如何？」许叔清道：「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，却被去冬几番大雪都压坏了。杜公子若肯尽兴方归，即当携尊梅下，畅饮一回，意下如何？」杜尊欣然起身，携手同行。着道童先去取了锁钥，把园门开

了，然后再撤酒席。

二人慢慢踱到园中，果见那些梅花，都被冬雪损了大半。道童就把酒肴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，两人席地而坐，畅饮了一会。忽见那老梅梢上，扑的坠下一块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却是腊里积下的一团雪块。许叔清笑道：『杜公子岂不闻古诗云：「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」今既有梅有雪，安可不赋一诗，以辜负此佳景乎？谨当敬以巨觞，便以雪梅为题，乞赐佳咏。老朽虽然不敏，且当依韵一和。』便满斟一巨觞，送与杜尊。杜尊也不推辞，接过手来，一饮而尽，遂口占一绝云：

老梅偏向雪中开，有雪还从枝上来。

今日此中寻乐地，好将佳醴泛金杯。

许叔清拍掌大笑道：『妙，妙！数载不聆佳咏，又幸今日复赐教言，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。』杜尊道：『但恐鄙俚之语，有

污清耳，献笑，献笑。」就把巨觥依旧满斟一杯，送与许叔清道：「敢求老师一和。」许叔清连忙把手接过酒来，遂谦逊道：「公子若要饮酒，决不敢辞。说起作诗，但是老朽腹中无物，安敢胡言乱道？实难从命。」杜尊道：「老师说那里话，适才见许，安可固谦？」

许叔清也不再辞，把酒饮一口，想一想，连饮了三四口，想了三四想，遂说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只是杜撰，不堪听的，恐班门弄斧，益增惭愧耳。」杜尊道：「老师精通道教，自然出口珠玑，何太谦乃尔。请教，请教。」许叔清拿起巨觥，都的一口饮尽，便朗和云：

雪里梅花雪里开，还留溶雪堕将来。

惭予性拙无才思，强赋俚词送酒杯。

杜尊称赞道：「妙得紧，妙得紧。若非老师匠心九转，焉得珠

玉琳琅？」许叔清大笑一声道：「惶愧，惶愧。」

说不了，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。杜尊接在手  
中，嗅了一嗅，果然清香扑鼻，便问道：「敢问老师，缘何这一枝  
梅花，与梢头所开的颜色大不相似，却是怎么缘故？」许叔清道：  
「杜公子，你却不知道，这梅花原有五种，也有颜色不同的，也有  
花瓣各样的，也有香味浓淡的，也有开花迟早的，也有结子不结子  
的。方才折来的，与梢头的原是两种，所以这颜色、花瓣各不相  
同。」

杜尊道：「敢问老师，梅花既有五种，必有五样名色，何不请  
讲一讲。」许叔清道：「公子，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，我试  
讲与你听。」杜尊道：「我实不晓得，正要请教老师。」许叔清道：  
「五种的名色：一种赤金梅，一种绿萼梅，一种青霞叠梅，一种层  
梅，一种仙山玉洞梅。」

杜尊道：「敢问老师，梅花虽分五种，还是那一种为佳？」许叔清道：「种种都美，若论清香多韵，还要数那绿萼梅了。」杜尊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边嗅了几嗅，道：「老师，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。」

许叔清笑道：「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，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，便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，也是对景怡情，大家称赏，岂非快事。」杜尊大笑道：「老师见教，极是有理。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，何如？」许叔清道：「妙，妙。」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。

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，笑得不了，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，放在那梅树旁边，加上炭，迎着风，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。

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，送与杜尊，道：「杜公子，当此良



辰，诗酒之兴正浓，固宜痛饮千觞，博一大醉。只是杯盘狼藉，别无一肴以供佳客，如之奈何？」杜蓴道：「老师何出此言，我自幼感承青眼，原非一日相知，今日复蒙过爱，兼以厚扰，不胜愧赧。嗣此倘得寸进，决不相忘。」许叔清道：「我与公子父子交往，全仗垂青，今日之酌，不过当茶而已，安足挂齿，敢问公子，今岁藏修，还在何处？」

杜蓴道：「正欲相思此事。敢问老师这里，有甚幽静书房，假我一间，暂栖旬月，不识可有么？」许叔清道：「杜公子，我这观中，你岂不知，并无一间幽静空房可读得书的。你若果肯离得家，出得外，奋志攻书，我指引你一个好所在，甚是精洁，必中你的意思。」杜蓴道：「请问老师，还在何处？」

许叔清道：「此去渡过西水滩，一直进五六里路，有一座凤皇山，山中有一座清霞观，甚是宽绰，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